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无论书面语或口语,都含有人的心理涟漪和情绪痕迹,它们和措辞一起构成了语言的姿态。这种或明或暗的神情,对语言的效果,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。试以几例,作引玉之谈。

■我这人很直,喜欢有什么说什么。

常说这类话的人,不算少。话主在进入正题前,加个这样的语帽,为发言效果巧设了进退两便的防护。若说偏了,但态度正义,谁要计较这样的直言之士,似格局小了;如说对了,议事内容和为人率真双双得分,一石二鸟。我以为,真要率真,直说即可,不必虚掩和铺垫。

就像伪善者,很少会说,我这人其实很假。

如果可以翻查,会发现这种保护性语言的背后,很可能埋伏着种种琐碎的心思。把他当粗人,你自己反倒粗糙了。这种话,总会让我想起一个画面,枪手在枪头上安装消音器的画面。

■还要这样问,不是说过好多次了吗?

这种格式的语言,已经是一款语姿凶狠的埋怨了,它将你的记忆力 and 智力一并棒打,听者不悦。表面看,是情绪急切,涵养欠点,但任他说惯了,别人要么尽量不再和他多语,要么战战兢兢,怕再被抢白。这种语言,表面颇有优势感,这很可能是受者不经意中,不断为话主营造了放肆说话的习惯。

老说这类话的人,常以为他曾经说过的,一律都是要紧的,怎么可以被你忽略而重复再问呢?说那句话时,很可能只因一点点理由,就完全无视别人的感受。

个人心得,不能以为正在说一句正确的话,就可以粗蛮,就可以忽略语言的姿态。人们接纳一个批评,并不简单地只看正确与否或有利无利,人对信息的消化,是很复杂的过程,或迎或拒,充满各种牵连和机巧。一句内容有益的话,很可能因为说得近人情或压迫性过强,反把人推到更不正确的方向上去了。

一位五十多岁的女

语言的姿态

郭峭峰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你自以为是的太多,那是你认知的太少。

告诉我,她曾向女儿请教电脑操作问题,明明只问了一两次,女儿说:“我已经和你说过无数次了。”女士一言不发,去学校读了半年电脑课程。女儿觉得惭愧,向母亲道歉,并说:“不过,最终的结果也蛮好哦。”女士说:“是吗,但妈妈对你有点害怕了,怨恨了,这更要紧,你

同意吗?”

■告诉你,很早就想跟你说这些话了。

把预见放到事后讲,总是奇怪的。很早不是没说嘛,要是说了,可能对他人的点,就是一次有先见之明的人点拨,但那么做需有担当,因为那时一切尚不明朗,说对说错的概率五十五十。现在已水落石出,再来说应算马后一炮。开头加这么一句,无非想把马后炮的平庸扳一点回来,既显露老谋深算的预判,又不承担超前博傻的风险。此外,很早的时候,话主究竟怎么想,和后来说的否完全一致,已无法求证。

有个规律很有趣,不太爱担当的,常是那些看上去机灵的人。

■妈妈还好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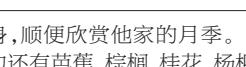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个正面的案例,在使用沪语的范围,曾多次听到有人在朋友间这样亲切询问。这里省了一个“你”或“你的”,人和人突然就近很多,半秒之内暂时模糊了非血缘的距离。很少有人会拒绝别人如此暖心的方式。此类措辞手

别处赶场子去啦。

我说,矮脚雾的确难得一见,可长脚雾却是时常能见着的呢。也是秋冬或初春季节,天气乍暖还冷或忽冷忽热的当口,最常见的雾霭便是长脚雾哩,若遇到空气不洁,还会产生雾霾,让人甚是烦恼。不过笔者对雾霭还是有良多好感,因为它能幻化出许多美好的联想,譬如清晨出门,明明看到不远处塔寺峥嵘,长脚雾掩来,塔寺先是迷茫,继而全失,再过一段时光,那塔和寺的轮廓又显现出来;又譬如在体育场散步,对面跑道的人忽而被雾气遮掩了,须臾又显露了出来,待雾气渐渐退去,那雾变成了白色的丝带,一丝丝在他们身上缠绕,然后飞散而去,人整个儿变得轮廓分明。

深秋曾在江南阳澄湖畔支农劳动,那里的老乡对长脚雾特别

敏感,观察得细腻——一个早晨雾来了,又一个早晨雾来了,只待第三个早晨雾来了,村里村外一片呼唤:“三朝迷路(雾)刮西风战,西风响,蟹脚痒,快张网捕蟹啊……”于是那里的河湖港汊到处搭建起了蟹棚,亮起了蟹灯,捕蟹季节拉开了序幕,阳澄湖大闸蟹也进入了销售和品尝佳期。



夜光杯

雾何物,居然也有矮脚和长脚之分?

近日江南人纷纷在赞扬一处景观——“斗山矮脚雾”。

说是无锡城北有个名叫“斗山”的乡村,时不时会显现迷人的矮脚雾风景,尤其在秋冬或初春时节,那里突然间生成的很低层的雾霭极有韵味,只停留徘徊在房舍树木的下面,一望无际地铺展,那些房舍啦、树木啦、人物啦都飘浮在茫茫雾海,犹如仙境一般,须待太阳放出的万支金针将雾海一一挑破,它们方才恋恋不舍地散去,还大地一个澄明的世界。其实就在矮脚雾弥漫之时,若隐若现的乡村才让人流连忘返呢。许多朋友拍摄下了矮脚雾弥漫乡村的照片,只看照片,我已然为之赞叹,赞叹造化之神奇,赞叹乡村之雅美。

据科学解释,矮脚雾最青睐江南丘陵地带,秋冬或初春季节,冷空气尚未离去,时不时地光顾江南田野,而田野广袤的泥土仍氤氲着暖湿的气息,徐徐从土壤缝隙里升腾而起,于是与冷空气撞了个满怀,就结成密集的水珠,就形成了低矮的雾霭。这种矮脚雾多半在低矮的丘陵地带最最常见,如无锡的斗山,分布着星斗一样的小山丘,雾霭就在山丘围挡的平地缠绕不去,这就是矮脚雾啦。

矮脚雾其实在全国很多地域都会生成,笔者孤陋寡闻,也多次踩过矮脚雾的脚板。一次深秋游浙北,恰逢傍晚时分,跟着导游观赏当地的民俗风情村,正悠然观赏着,不经意间,村里村外平地涌出了乳白色的雾气,一丝丝一朵朵,密匝匝连成一片,却没有升腾起来,只在离地面一米左右距离飘忽忽忽,刹那间,地面上的诸多景物都随之恍惚起来,连人也是一个个变得飘忽不定,这场景变得有趣而玄虚,幸亏仅半个多小时,这雾像是被什么人一把抓住掀去,掀了个透彻,不然我们是不敢放开活动的呢,因为茫茫一片,道路也瞅不清晰,走着,一不小心就会跌跤、甚而误坠水中;还有一次在皖南,清晨时分,正想着到某景点观赏,却不料眼前和脚下的地表吐出了一圈一圈的白雾,颇类有人吸烟时吐出的烟圈,还不及细看,那些地散去,四面八方方的烟圈就汇合成白茫茫的一片,让人啧啧称奇,惊异之余竟有些恐怖。导游说,稍候片刻吧,让“雾姑娘”飘舞走了我们再行动。想必导游是见多了,知道雾霭的路数。果真无多片刻,“雾姑娘”急急乎到

矮脚雾 长脚雾

吴翼民



夜光杯

早晨置身于绿色环境中阅读,既安静又能呼吸新鲜空气,是一种很美的精神文化享受,小区一隅有块小绿地,是我心仪的露天阅读点。看书的地方是一户底楼人家,在室外种了一棵藤本月季小桃红,枝条爬到了防盗窗的铁架上。春天时陆续开出了十几朵红月季,像“红颜”模特走秀,将一扇窗子点缀得分外俏丽,成为我伴读的天生红袖。窗框又像“自然屏”,花朵和绿叶被春风吹得微微颤动,色彩和清香令人舒心和愉悦。这间房子原来是开发商自用的办公房,建造时开了后门以便进出方便,房价飙升后该房也出售了。业主姓柳,是个绿化迷,他把防盗窗铁架上的月季枝条用铁夹子固定住,春暖花开了形成了一扇月季窗。小区5幢高层,几千扇窗子,就数他家的窗最靓丽。他家的后门与停车库上面的小绿地相邻,我常在阳光明媚的早晨去那里

雅玩

提到冰天雪地的寒冬,自然会想到“读之便有寒意,故古今传诵不绝”的《江雪》。“向来冰雪凝严地,力斡春回竟是谁?”是被贬为永州司马的柳宗元,他身处逆境,“身编夷人,名列囚籍”(柳宗元《与吕道州温论(非国语)书》),流放十年,然而正是这段经历成就了他的人生光辉,在他滴居永州期间,写下了这一不朽名作。

《江雪》不是山水风景诗,它是思索者的冰雕。冰天雪地,鸟绝人灭,孤舟老翁,江风凛冽,一切都将凝固,一切都是通透,是典型的冰雕造像,思索者处江渚之上,观远近、证今古、察盈虚、忧前途,以至小求穷至大之事,释未冷却的心,在寒冰中抖动并释放暖气,冰雕中的那个人是血肉之躯,具有融化冰雪的能量。

《江雪》是隐者的不藏。古语说,人而不藏,意思是真正的隐者不会将自身藏于山野之中,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不是隐者的闲钓,正如严光反穿皮袄钓于富春江上一样,反穿就是示人,示人就是不藏,所有有抱负的思想政治家都不会轻易放弃自我。一个“钓”字,道出了不藏不掩的潜意识;一个“钓”字,使全篇的静变成了动,是沉稳的动,耐受的动,等待的动,是隐而不藏伺机而动。这个“钓”字使全篇都活了,雪化了,花开了,江水流淌了,鸟儿低

钓的是江春

一得

同、排斥的情况下,你“独钓”,就是坚持。钓是什么?钓就是“诗”,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里说:“诗者,持也,持人性情。”“钓”就是“持”,手握钓竿就是“持”,持人性,持江山,持民众,独钓不是单独钓,而是独特之钓,这才是作者的崇高之处,独钓是真正情怀和坚守意识的融合。这是诗眼中最大的亮点。在现实生活当中处在孤独的环境下,你能不能持重,能不能持稳,能不能保持原来的心性和价值目标,持之以恒,持之不变。

进入严冬时期,心不可以冷却,只要有体温,就可以融化冰雪,只要不失温,就会有生机。要有独钓的耐受力,耐寒、耐饥、耐绝情,人都跑光了,还是要坚持独钓,人而不藏,挫而不折,等待春暖,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段,在年轻的人群里已罕见,仅为若干家教周致、年纪在七十岁以上的本埠雅士所用。掩去一个代词或物主代词,温情顿然被点亮了。

■物资保障员

翻阅军史资料,发现解放战争时期,东北战场的解放军部队有“物资保障员”一职,通常指跟随作战部队,运送武器弹药和粮食的人员。他们的运输方式,是传统的拉肩扛,辛苦至极。军事专家说,那个时期,解放军正规部队官兵称谓已很齐备,而勤杂人员的名称是否理顺,取决于具体部队相关干部的投入程度。在接收了大量投诚和被俘士兵以后,部队仍在战斗状态,一来兵员补充到岗前的甄别需要时间,二来在民工支援的基础上,仍需补充大量的后勤运输人员。一些愿意加入解放军的投诚或被俘士兵,就先归入运输队伍,暂时不配备武器,一边工作,一边接受考察。这时,有些部队就用“物资保障员”来统一称呼他们。

这是个繁重的体力工作,“物保员”的名称强化了该项任务的本质含义,

相比挑夫等称呼,更体面一些,也淡化了临时性工作给这个人群带来的心理不安。战火纷飞之下,人们在语词使用中,对人性关切已经这般考究,令人感慨。也显示了语言中尽可能关切他人的尊严,由此产生的正面意义不可估量。

■设计设计。

我在悉尼生活时,有朋友娶了本地华裔女子,老丈人是火车司机出身的澳洲著名作家。老人在远郊有个树木参天的院落,院子大,内有瓦顶平房三幢,常年空着。每年秋叶飘落,会把房顶的下水管道死死堵住。院中还有一个很大的轨道小火车系统,是老人多年前闲日的玩具,同样被腐叶覆盖侵蚀。

有一年,老人对女婿说,能否请你的中国朋友去那个院子设计设计,把环境变一变。朋友哈哈大笑,明白老人是想请大家去那里清理树叶。作业面还不小,上到房顶,下到院中的火车系统,以及周边地面。朋友想到老丈人用了设计一词,实在好玩,来邀请我们时还止不住大笑。从此,我们就把这项清理腐叶的劳动,作为一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年一度的秋后节目。清理树叶的时节快到了,我们就会纷纷去问那位女婿,喂,什么时候去你老丈人那儿设计呢?

此处的设计一词,纯属体力劳动的友好延伸,大家从老人诚恳的神情里,读到了幽默。老人用心为别人的体面做了铺排,夸大了体力劳动中的精神含量,大家都心知肚明。和这样的人打交道,总让人觉得有趣,也很情愿。就因为这个“设计设计”,我们永远记住了这位英格兰老人的友善和机智。

在日常的措辞里,多一些人性体恤,少一些情绪误伤;多一些雅量,少一些占尽上风的不依不饶;这应该不是新鲜的倡导。只是,出于过分自我或失智,令人不悦的语言现象仍随时可见。旧的倡导,并不因为它的陈旧,就已失去了意义。

七夕会

《上海地区家家训文献汇编》等,得益匪浅。刘伯承元帅的家风特别让我钦佩。他家里的办公桌抽屉里,放着两种不同的信纸,一种是军委的专用信纸,一种是自己买来的普通信纸。刘帅要求子女必须做到,写私信不得用公家信纸。我写了一篇《信纸上的公私观》自勉。在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征文活动中我先后2次获奖。前些年邻居大柳又种了好几盆月季,还有绣球、美人蕉等,我心目中的这个露天阅读点更美了。其中橘黄香水月季与小桃红月季色彩很配,一红一黄非常和谐。红月季在3月底到5月底结束了花期,正好接上黄月季的6至9月花期。难道是大柳有意为之?当我问他时,他说你爱看书,我爱种花,花香陪伴书香,这不是很好吗?呵呵,真是懂我的人。咱就谢谢大柳,跟着春天的脚步,室外晨读延续至收获的秋天吧。

月季窗下的晨读

王妙瑛

光杯推荐的晨读文章,因篇幅不长,内容新鲜生动,我几乎天天看,并为好文章点赞几句。比如南妮为大画家黄永玉写的文章等。巧的是,15分钟生活圈也为爱阅读的人提供了便利条件。社区食堂里有一个“智慧书吧”,用手机扫描一下书柜上的二维码,书柜自动开门,如花开一样悄然无声,几百本书籍任你挑选借阅,取书后书柜自动关闭。想看的书没有的话,可以手机预约,到时会送进书柜,微信通知你来取。不夸张地说,现在我过上了“饭来张口,书来伸手”的日子。在小区大门口旁的食堂吃了早饭,然后借上一本书,回到小绿地的月季窗下去看,看完几十页还书,第二天接着借。有段时间我在“智慧书吧”借阅了有关家风的书籍,一个春天里看了《中国家风》《毛泽东家风》《大师们的家风》

健身,顺便欣赏他家的月季。窗子周边还有芭蕉、棕榈、桂花、杨柳、香樟等,小桃红是绿中亮点别致有趣。加上环境安静,除了鸟儿飞过鸣叫几声外,没有别的声音。窗下有2条长椅,健身后可坐下休息,当然也是我选择晨读的好地方了。一旦看书眼睛累了,小桃红正好供我养眼。有一天我问大柳,你的月季在哪买的?他说别人不想养了,我要过来的。那时月季还小,现在大了也美了。我想起唐代佚名诗人的一首诗:“路旁谁弃老根荏,小院移来抽嫩芽。三月满窗摇倩影,一年四季展芳华。”晨读是我养成的习惯,春天是一年中最好的晨读季。过去从家里带书出来有点麻烦。现在手机也能阅读各种书籍,但字体太小,且屏幕反光,患有白内障的我不喜欢。晚报夜